

党 渌著

黄河奔腾急

人物通讯报告选集

山西工人报社

黄河奔腾急

李立功

原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题字

书名题字/李立功
封面装帧设计/葛葆庆

校对/党玲、党虹

黄河奔腾急
——人物通讯报告选集
党 渌著

山西省内部图书准印证: (2002) 字第 082 号
山西工人报社照排中心制版

山西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198千

目 录

序 言 马明(1)

前 言 (5)

上 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人民代表就要代表人民说话 (11)

——访全国人大代表王秀兰

(1980年10月1日)

农村青年自学成才的榜样 (13)

——记青年农民冯宏章学科学用科学的事迹

(1982年5月5日)

附《运城报》配发的社论：

愿千万个冯宏章成长起来

风华正茂 (20)

——访著名电影艺术家谢添

(1982年10月13日)

省委书记访发家 (24)

(1983年6月4日)

迎着闲言碎语进击 (27)

——记袁尧锐意改革的事迹

(1) (1984年7月21日) 言 章

他是一股暖流 (35)

——记娘子关电厂党委书记孔志俊

(1986年4月17日)

书,使我有了新的追求 (43)

——记阳泉三矿女工赵凤巧在一次会上的发言

(1) (1987年8月20日) 言 章

附《山西工人报》配发的评论员文章:

凤巧姑娘,我们祝贺你! (日 1 月 01 年 0801)

“死心眼”程星炜 (50)

(1988年12月4日)

滚滚乌金天上来 (54)

——阳泉一矿“开天窗”采煤见闻

(1991年2月5日)

雨后走大寨 (57)

(1991年9月12日)

永远燃烧的红烛 (63)

(1) (1996年5月15日) 言 章

——记一代名师张保安

(71) 吴山
喜看一茬新人在成长 (73)

——为梁若洁《新闻与工会》一书写序言

(1998年10月28日) 西山

(118)
常进其人·其事·其画 (80)

(1998年12月11日) 英

(119)
我们的宋校长 (84)

——记康杰中学老校长宋华青

(1999年12月28日) 同

(120)
多好的一个群体 (98)

——为田峻岭《凝视同仁》一书写序言

(2000年11月8日) 青

(121)
下 卷 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122)
治保委员侯振海 (103)

(1954年) 洪

(123)
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的年轻人 (111)

——记永济县窑头村光明农业合作社社长高宝绪

(1955年) 青

山林的哨兵 (115)

(1956年2月24日)

山西青年造林积极分子在延安 (117)

(1956年3月)

英雄大战月明阵 (119)

(1958年4月1日)

回乡第一课 (121)

——运城县南扶大队回乡知识青年学当农民的故事

(1961年5月16日)

老贫农的三个儿子 (125)

(1963年10月1日)

做青年的知心朋友 (132)

——原平县轩岗大队王玉峰谈《我当团支部书记的体会》

(1963年11月)

附《中国青年》配发的评论：

光荣的岗位

王志强的一场革命 (145)

(1963年12月16日)

附《团的工作》配发的评论员文章：

青年干部成长的重要途径

雷锋式的共青团员胡春琴 (154)

(1964年5月16日)

附《山西青年》配发的评论员文章：

集体第一 工作第一 他人第一

父母之情 革命之爱 (168)

——太原市下乡上山青年家长访问记

(1964年8月16日)

不简单的姑娘 (174)

(1964年9月15日)

附《山西青年》配发的评论：

吕仙仙成长的启示

张良忠二进领导班子以后 (186)

(1971年10月)

附《运城地区通讯》配发的《编后语》：

张良忠给我们的启示

遵纪爱民新歌 (191)

(1972年9月6日)

雨洗青松松更挺 (194)

——记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高宝绪同志

(1973年3月24日)

一个新型的办公室 (198)

(1973年6月13日)

附《运城地区报》配发的社论：

机关革命化的方向——兼论工、农、兵、学、商

沉下去，打掉官架子 (205)

——临猗县委整风侧记之一

(1975年12月)

拼上去，做出好样子 (208)

——临猗县委整风侧记之二

(1975年12月)

黄河奔腾急 (211)

——来自芮城的报告

(1976年1月15日)

附 录

回忆第一张《山西工人报》出版之前 (223)

——写在《山西工人报》创刊三周年

(1987年3月16日)

难以忘却的人和事 (231)

——写在《运城报》创刊二十周年

(1991年6月27日)

《山西青年报》给了我什么?	(235)
---------------------	-------

(1995 年 4 月 29 日)

我最爱做康中的梦	(241)
----------------	-------

(1985 年 5 月 9 日)

难忘的七中情	(244)
--------------	-------

——五十年后重返母校纪事

(1995 年 6 月 15 日)

后记	(252)
----------	-------

序 言

马 明

我省老新闻工作者党淦同志，把他半个世纪以来采写的新闻作品，选编成两卷集的这部书，今天正式出版奉献给读者。这是值得称道的，而且在我省新闻战线上，也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喜事。

我和党淦同志虽然没有在同一个单位一起工作过，但是几十年来，相互之间的友好往来，是非常密切的。早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至80年代初，我就在《山西青年报》和《运城报》不断看到他采写的人物通讯特写。1983年盛夏，在省新闻协会组织的一次到北戴河集体活动中，我俩有幸同住进中央直属机关的一套别墅里，朝夕相处，领略海滨灿烂的自然风光，探讨新闻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侃侃而谈，求得共识。从1984年3月10日起，由党淦同志创办并担任总编辑的《山西工人报》，聘我为顾问、评委，不久省新闻出版局又让我审读《山西工人报》，互相切磋琢磨的机会就更多了。每年除为《山西工人报》评选好新闻外，还参加改进报纸工作的研讨会，和党淦同志与《山西工人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正当党淦同志的这部新闻作品选集即将出版之际，他给我送来书稿清样，圈定了一部分文稿，说要我给把把关，再写一篇序言。完成这个“任务”，我心里不够踏实。因为党淦同志在全省甚至在全国颇享声誉、名列前茅的三家报纸工作过，而且在《运城报》、《山西工人报》还当过“老总”，具有丰富的办报经验，而我呢？长期在新华社地方分社当专职记者，或组织记者做采访工作，真要说到办报经验是很缺乏的，有局限性。但是考虑到友情盛情难却，我还是冒昧欣然答应了。

我在看过书稿,又翻阅了他1994年出版的《我在山西工人报八年》一书之后,深感这次新选编的书,具有独到的见解和风格。首先是他在内容类型的选择上,没有沿袭通常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新闻作品综合汇编的办法,而是把弘扬在党领导的人民伟大事业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报道,作为全书的主体,扬长避短,凸显更为重要的内容,没有使它淹没在一般通稿之中。书中的先进典型,除了个别的著名人士访问记以外,绝大多数是各个时期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模范群体,既有密切联系群众、热爱集体的农村基层干部高宝绪、张良忠、王玉峰;有学科学用科学自学成才的青年农民冯宏章和全国人民代表、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兰;也有锐意改革、功绩卓著的袁希尧,善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党委书记孔志俊,老教育工作者宋华青、张保安和治安保卫委员侯振海;还有阳泉一矿“开天窗”采煤队和孟县大东山郑沟村青年护林队等群体……这些来自工农业生产建设第一线 and 基层的先进人物、先进群体的报道,传播了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成就和经验,宣扬了崇高的思想品德和奉献精神,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十分感人。在这部书里,作者刻意把这些典型报道重新发表出来,对各地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培育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禄同志在近年来撰写的五篇回忆录,不仅记述了他在新闻生涯中,受到的教育、激励和取得的新鲜经验,而且还追忆了原所在单位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发生的教训。1983年10月,他从《运城报》调来太原创办《山西工人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切从头开始,谈何容易。但是,他却觉得“这是一张白纸,没有框框和包袱,有利于创造新天地”。他在浏览了大《工人日报》和兄弟省、市工人报以后,经过联系实际思考,在给时任省总工会主席的李挺锋和省总党组写的题为《一些办报思考》的报告中,提出包括要力争办成全国第一流省级工人报,组建一支有事业心、有朝气、有干劲的编

采队伍,把报纸办得具有指导性、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地方特点等重要意见。在省总工会党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从提名选调大胆招聘选拔人才、购置印刷设备到安排办公住房,一个个困难问题得到解决,仅筹备不到半年时间,《山西工人报》就创刊同读者见面了。

《山西工人报》在他和后任总编辑王震华、梁若洁的主持下,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妥善地处理了新闻报道与政治宣传、端正舆论导向与提供多种服务、引导舆论与舆论监督之间的三方面关系,并侧重于宣传工会组织的作用、反映职工群众的意愿和呼声,依法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山西工人报》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紧盯改革开放各个阶段的动向,既为改革讴歌,又为维护国家利益、职工的合法权益呼喊。在流行“承包”时期,有些单位损害了国家和职工的利益,“承包”甩掉了老弱病残、女职工和老实人。该报抓住这种倾向,从正反两个方面报道,发表言论引导,维护这些职工的正当利益。正因如此,使《山西工人报》办出了自己的特色,推动了实际工作,教育了广大职工群众,博得了各方面的好评。

党淦同志追忆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原所在单位的教训时,以惋惜的心情,记述了《山西青年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两位总编辑的不幸遭遇。一位是勤奋好学、自强不息和从严办报又发扬民主的肖山同志。1956年至1957年期间,按照中央的部署,各机关单位开展的整风运动,号召职工给领导提意见以后,有些单位发生了反过来又整提了意见青年的现象。肖山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以正视听,写了一篇题为《不许整青年》的评论文章发表了。后来他发现青年们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等切身问题得不到关怀。在共青团中央号召大家冲破思想牢笼,关心青年生活,把青年工作活跃起来的时候,他又写了一篇题为《让青年人从套子里钻出来》的编辑部文章发表。就因为肖山写了这两篇切中时弊、鲜明生动而又符合中央精神的文章,他被打成了右派。另一位是办报刻意求新、喜爱标新立

异的董艺同志。他为了使报面推陈出新,常常要弄到题目不惊人、版面不出新誓不休的地步,还提出了抓宣传中心,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报道方法。为了改变报纸上“假大空”的文章连篇和内容空洞单调的现象,他提出报纸要有思想性、战斗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四性”标准,使报纸办出了自己的特色。上述这些成就,本应受到表彰,但是不幸的是在十年动乱时期,竟然成了董艺所谓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办报路线”的证据,受到严厉批判。这种“左”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教训,在当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现在再次把它发表出来,铭刻在心中,目的是为了深刻记取,并且永远不使这种曾经付出沉痛代价的历史教训重演。这也是我特意要重述这个问题的用意所在。

当我快要写完这篇序言的时候,不禁想起党涑同志几十年一直是在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为他人做嫁衣”的。他在没有当过专职采访记者的情况下,能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深入基层撰写出这么多感人的人物通讯特写,这和他对党领导的人民新闻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奉献精神,有密切关系。尤其是他采写的那些先进人物通讯特写,立意新颖、寓意深刻、文字流畅,真是文如其人,从字里行间,折射出他为人处世和热爱新闻事业的聪明才智。看到他的新闻作品,好似他就站在我的面前,实在是难能可贵。

(本文作者系新华社资深记者,曾长期担任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主要领导人和山西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主要领导人。离休后仍一直任山西省新闻学会名誉会长和山西省“山西新闻奖”评委会主任。)

前言

这基本上是一本人物通讯集。

我正式从事新闻工作近40年，主要在三家报社：山西青年报17年，运城报12年，山西工人报9年。1992年退休以后的10年来仍受聘于几家报社帮助工作。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我没有离开过新闻战线。但几十年来我在各新闻单位，从来没有当过专职新闻记者，用新闻出版界的说法，我一直做的是“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工作。在编辑工作之余，我也曾外出做一些采访工作，写一些新闻稿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时光的流逝，其中许多写过的报道淡忘了或者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唯独接触和采写的一些人物及其故事却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特别是随着年纪的一天天渐老，有些人和事的影子在脑海里回荡的更频繁更显亮了，而且常常引起我的许多联想。这一方面可能是老年人好回忆旧事的缘故，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我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中，接触和采写的许多人物对我真是印象太深刻、太难忘了。这样就勾起了我想出这样一本小册子的念头。

从现在搜集到的近40篇文稿看，基本上包括了我在山西青年报、运城报、山西工人报工作期间所写的人物通讯、人物专访和一些先进集体的人物特写和报道。另外还有我为两位同志两本书写的两篇序言、一篇游记和几篇回忆录，从文体上说不属人物通讯，但基本上都是写人写事的，也一并收入，故而在文前说“这基本上”是一本人物通讯集。

本集子写到的一些人物，除了个别著名人士访问记以外，大多数是各个时期各条战线上的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模范群体，另外有许多人是我非常熟悉和亲密的同志、同学和朋友，有的还是我非常尊敬的师长和领导。应该说，集子里所写的许多人对我一生的影

响和教育是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为了怀念我尊敬的师长、领导以及我非常熟悉的同志、同学和朋友,为了怀念我曾经采访过并给我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的先进模范人物,这就是我要出版这个集子的首要原因。其次,虽然我这些作品,文字都很平庸,更谈不上什么文采和写作技巧,但它们都是当时时代的真实记录,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感情和思想认识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折射出近50年来我自己前进的脚步声。把它们收拢到一块也便于自己回顾和总结这一段的人生历程,这是我出这个集子的又一个原因。

为了阅读方便,本集子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分上、下两卷。上卷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直至今天的作品,下卷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即从我从事新闻工作的五十年代初至1979年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每篇文章的标题下,标出的年月日,是指该文最初公开发表的时间。有些文字是与其他同志合写的,在文尾注明。有些文章最初发表时,各报刊社配发有评论,同时一并附在文后。凡文章未注明最初发表报刊名称的,都是发表在我所在的《山西工人报》、《运城报》和《山西青年报》上的。

另外在集子后的附录里,收入了我近十多年来写的五篇回忆录:三篇记述我在山西青年报、运城报、山西工人报三家报社工作时的一些片断回忆;两篇记述的是我曾就读过的两所中学、我的两所母校——国立七中和运城康杰中学的片断回忆。我曾经工作过的三家报社和读过书的两所中学,可以说是我半个多世纪以来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载体,我把她们都看做是培养和教育我成长的母亲。我至今对她们都怀有很深的感情。我写这些东西,当时都是即兴随手写出的,未经深思熟虑。现在看来其中难免有不妥之处。但它们都是我当时心境和思想的真实写照,收在这里以作纪念。

本集子的作品出自不同的年代,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和时代的局限性。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有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或看来错误的东西,如五六十年代在政治思想工作经常使

用的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的阶级分析法,有时常常把阶级分析简单化和庸俗化,如用查三代的方法不实事求是地去分析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等等,这些在收入时都未改动。再比如“文革”后期,写一些干部如何正确对待“文革”受批判和挨斗的问题,都还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即仍是站在肯定“文革”的立场上谈接受教训,这就犹如有人站在地球上用拔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但那时确实就是那样。这些都未改动,也不能改动。因为这也是一种历史。如此等等,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作者

2002.8.25